

巍巍中条

——中条山军民八年抗战史略

杨圣清 著
段玉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巍巍中条

——中条山军民八年抗战史略

杨圣清 编著
段玉林

中央文献出版社
二〇〇〇年七月

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巍巍中条—中条山军民八年抗战史略/杨圣清,段玉林著.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7

ISBN 7-5073-0744-1

I. 巍… I. ①杨…②段… III. 抗日战争—史料—山西
IV. K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6290 号

出版发行 中央文献出版社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100017)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机械士官学校印刷厂
版 次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字数 275 千字
印 张 12 印数 1—2000
定 价 2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

序

魏宏运

此书为一本全面、系统、翔实地记述中条山军民抗战的著作。两位作者均为中条山人，中条山人写中条山历史，更富于情感。

作者之一杨圣清教授 1954 年—1958 年就读于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任历史系从事中国现代史教学。1978 年调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工作，主要从事抗日战争时期的教学与研究。10 多年来，已有不少有关抗战的著作和论文。1991 年离休后，仍辛勤笔耕不辍。另一位作者段玉林，曾多年从事教学工作，后任山西垣曲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担任垣曲县地方史编写任务，对中条山地区历史进行过许多调查和研究。两位合作费时 3 年写出《巍巍中条》一书。

中条山是因抗战而出名的。该山横亘于山西省南部，东接豫北与太岳、太行山相连接，西隔黄河与陕西富饶的关中平原相望，南濒黄河与豫西的邙山、崤山相对，北越晋南盆地与稷王山、吕梁山形成犄角之势。其境内山峦起伏，群峰竞立，沟壑纵横，溪流湍急。自古以来即为兵家争夺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全国抗战开始的翌春，日本兵攻占晋南三角地区，中条山于是成为华北南部、黄河北岸的最后一座堡垒。国民党在此驻有 20 万大军，筑有坚强的防御工事，巩固如法国的“马其诺”防线，是为阻止敌人南犯中原、西侵大西北的有力屏障，它也确曾抵挡日军多次进犯，被日军视为可怕的“盲肠炎”。1941 年 5 月中条山战役失败，日军占领了这一地区。国民党的抗战史著作多称这里是国民党当年的“华北游击据点之一”。实际上这里一、二十万国民党正规军，主要进行的是阵地战，从正面来阻击敌人。这里的游击队，其中包括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晋豫游击支队和中共以“牺盟会”名义组织的“新军”59 团（1940 年后被迫撤离中条山），第

一战区游击第1纵队、第6纵队、河北民军、山西第七专署保安团以及一些群众自发抗日游击队，任务主要是配合正规军作战或保卫交通线，有些游击队甚至也是担任正面防守任务。因此，把这一阶段中条山地区说成是国民党“华北游击据点之一”，并不恰当。

1941年5月，国民党军队退出中条山地区。中共派八路军游击支队和一部分干部进入中条山地区，恢复、重建了中共地方组织，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游击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逐步使中条山地区变成一个抗日根据地。国民党也以第一战区、第二战区名义，派出大批人员进入中条山，搜罗流落在中条山的国民党部分散兵游勇、地方土匪、地痞流氓、国民党反共分子和地主分子，组织了各种名目的游击队。这些国民党游击队虽然也打着“抗日”旗帜，但由于其政治背景不同，成分复杂，组织涣散，纪律松懈，指挥不统一，其抗日态度也各不相同。其中除少数真正抗日外，大多数是为了扩充地盘，求得升官发财；还有一部分与日伪勾结，专门从事反共活动，同八路军搞磨擦。所以，这些名目繁多的抗日游击队后来结局也不相同，有些被火并，有些经不起艰苦游击环境考验叛变投降日伪，有些则因搞磨擦被八路军摧垮，有的经中共团结争取参加了八路军。在中条山真正站稳脚跟，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是高举抗日旗帜的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日本人也承认这个事实。日本的战史中这样写道：“中条山会战以后，在新占据的地区，以前的不安定势力即重庆军，被中共势力取而代之，逐渐浸透到各个方面，治安反而恶化了。”^①

中条山正面战场之所以能从1938年春坚持到1941年夏，爱国将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是立了功劳的。他的司令长官

^①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刊稿：《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第135页。

部设在洛阳，但当日军扫荡中条山时，他必亲自去指挥，与黄河北岸国军共生死。在战斗中与八路军建立起友谊，不搞磨擦，共御强敌，这是一。第二、中共地方组织以“牺盟会”名义组织了人民武装自卫队、各种抗日游击支队和“新军”政卫队第213旅59团，积极配合了国民党军队的抗战。第三、中共地方组织以“牺盟会”名义发动群众，组织了各种抗日团体，大力支持了国民党军队的抗战。而1941年5月国民党在中条山战役中失败，正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采取片面抗战路线，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的结果。首先，他在1939年末和1940年初，在中条山大搞反共，捕杀共产党人，解散“牺盟会”和各种群众救亡团体，并迫使“新军”第213旅59团和八路军晋豫游击支队撤离中条山。随后，又以防止“赤化”为名，排除异己，将坚持中条山抗战有功、荣获“中条山铁柱子”称号的第4集团军全部调离中条山。至1941年春，蒋介石对积极抗日、不赞成他的反共内战政策、同八路军合作抗战的卫立煌表示异常不满，迫使他离开指挥岗位，代之以积极反共的何应钦。这一切就为中条山战役的惨败种下祸根。

《巍》书中对原杨虎城第17路军（西安事变后编为第38军，1938年7月编为第31军团，11月再编为第4集团军）在中条山抗战中的战绩所作的详尽记述及对其作用的充分肯定，是其它有关抗战史的著作中少有的。这支部队尽管抗日战争中遭到蒋介石的敌视，但由于它长期受到革命思想影响，其中又有中共组织的支持，有广大中共党员起模范先锋作用，不仅仅在中条山抗战中，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始终都高举抗日旗帜不动摇，与日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多次重创了日军。抗战初期，38军17师、177师529旅和军部教导团，奉命调往华北前线，在保定战役、娘子关战役和忻口战役中，都打得非常顽强，部队损失也相当严重，伤亡达三分之二以上，仅529旅1057团在忻口战役中就有100多名共产党员捐躯沙场。1938年3月至6月，他们又挺进晋东南地区，

在东路军朱、彭总副司令指挥下，在长治、高平、晋城、阳城、垣曲一带山区开展了游击战。1940年10月，第4集团军调离中条山，开到河南荥阳、广武地区，继续坚持与日军英勇作战，保卫了豫西地区。1944年4月日军发动河南战役，第4集团军在巩县以东奋勇阻敌，530团坚守虎牢关7昼夜，并在登汜、韩城镇两次大战中予敌以大量杀伤，掩护了国民党其他部队的安全转移。毛泽东在《学习与时局》中说：“河南战役打了一个多月。敌人不过几个师团，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不战而溃，只有杂牌军还能打一下。”^②毛泽东在这里所称颂的杂牌军，即指的是第4集团军。1945年5月，在豫西战役中，第4集团军第96军血战官道口，打退日军，保卫了关中和大西北安全。总之，杨虎城旧部第17路军，在八年抗战中，多次英勇善战，打击了残暴的日军，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功勋。国民党军队中存在着许多派别。各派部队因所处地位、所受教育和领导不同，其对抗战的态度大不相同。《巍》书作者对国民党各派部队对抗日的态度加以区别，充分肯定了第四集团军在中条山抗战的功绩，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

《巍》书对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中敌我力量对比情况，日军进军路线、兵力部署和战略战术，国民党军队溃败情况以及失败原因、经验教训等，都作了全面、具体和真实的记述和深刻的分析。类似这样的著述，在以前还不多见。作者所根据的资料多是他们实地考察和亲自调查访问所得。还有作者讲到中条山国民党守军腐败，畏敌如虎，不战自溃的情景时，也没有简单化地对所有守军都一律如此描写，他同样根据实际情况，对一部分官兵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爱国精神作了充分肯定。如《巍》书中对武士敏领导的第98军全体将士在董封阵地坚守七天七夜的英雄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4—995页。

气概，对第3军军长唐淮源和第12师师长寸性奇壮烈牺牲精神等，都作了高度的评价。中条山战役失败，主要是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国民党奉行的片面抗战路线、军队内部腐败以及上级指挥错误造成的，广大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是不应该负责的。

《巍》书虽然写的是一个地区的抗战史，但它所涉及的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都对全国有重要影响。如中条山战役，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上进行的20多个重大战役中的一个，它的失败在当时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1938年到1941年夏，参加中条山地区作战的国民党军队有：中央军、陕军、豫军、滇军、川军、晋绥军等等。国民党军的许多著名抗战将领宋哲元、卫立煌、李默庵、陈铁、高桂滋、孙蔚如、赵寿山、李兴中、孔从洲、曾万钟、唐淮源、寸性奇、李家钰、武士敏等，都曾参加了中条山抗战，其中武士敏、唐淮源、寸性奇、王竣等将他们的碧血抛洒在中条山上。同时，中条山还留下了中共领导人和著名将领朱德、彭德怀、邓小平、陈赓、王震、唐天际等的足迹。《巍》书对研究他们在中条山抗战活动提供了不少线索。

中条山人民对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抗战开始，八路军开进山西，晋南掀起参军热潮，“母亲叫儿子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许多优秀青年自愿报名参加八路军，走上抗日前线。日军入寇晋南，中条山人民组织起自卫队和游击队，积极配合国民党军抗击敌军的进犯，保卫了家园；广大群众实行坚壁清野，直接参战，运军粮，送子弹，抬伤员，作响导，任侦察，破坏交通等，不稍松懈。特别在1941年5月国民党溃败时，许多中条山群众在危难之时，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大批国民党军官与士兵，使他们免遭日军杀害和俘虏。像第5集团军司令曾万钟、17军军长高桂滋等高级将领都是因此才得以突出敌人包围圈，回到后方；还有第3军军长唐淮源和17师师长寸性奇壮烈牺牲后的尸骨，也是由

于他们的保护，后来才得以回归故里。还有1941年后，中条山人民又为创建中条山抗日根据地和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建立了功业。《巍》书对这些都作了详细、生动的记述。

搜集史料的广泛、全面，内容丰富、翔实，这也是《巍》书一个特点。作者除查阅大量的档案文献资料、当事者撰写的回忆资料和一些战史著述外，在1994年—1995年曾三次到中条山的夏县、垣曲、平陆等县进行访史，实地考察了当年作战的战场，从当地群众和这些县的地方史研究工作者那里获得大量口述资料。这些口述资料不但弥补了文字档案的不足，而且纠正了文字档案资料中许多错误和不实之处。作者在北京等地，还访问了当年曾在中条山战斗过的许多老前辈，获得许多珍贵史料，并得到他们的热心指导。特别是该书作者的童年都是在抗战中度过的，亲身经历了1941年5月那场灾难性的战役，亲眼看到和亲耳听到许多有关国民党军队腐败的事实和日伪军的暴行，亲身感受了那场灾难性的战争给中条山人民带来的痛苦。杨圣清在南开学习和工作期间就曾多次向我谈起当时情况。我对中条山战役也略有所知，我的亲友有的战死中条山，有的在那场战役中成了日军俘虏，被运到朝鲜作苦力。陕军突围时，死于黄河之中的更不知有多少。在写这本书时，他们也融进了自己许多亲身感受。书中列举的许多史实都很具体、生动，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使人读了有身临其境之感。

《巍》书在写作上也有特色。它采取了纪实的写法，夹叙夹议，每章围绕一个主题，章节分明，叙事具体，议论简明，文字朴实，可读性强。

在现代史的研究中，口述历史是很重要的，这部书在这方面，是有进展的，假如作者对中条山人民在战勤方面的记述作进一步调查，中条山的人口状况和人民生活状况，如能就几个村作些分析，那就更吸引人了。

1997年11月8日于南开园

前 言

我们的家乡在中条山，我们是喝中条山的山泉长大的。

我们分别出生在本世纪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初，我们是伴随着 60 多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那场残暴的、野蛮的侵华战争成长起来的。

段玉林出生于 1929 年 2 月 24 日（农历正月十五日），他两岁半时发生“九一八”事变，8 岁时发生卢沟桥事变。杨圣清比段玉林小两岁，生于 1931 年 7 月 10 日（农历 5 月 25 日），是“九一八”事变同龄人，他出生后第 40 天发生“九一八”事变，差三天不满 6 岁时发生卢沟桥事变。从此，我们的命运便与这场战争紧密地连在一起。

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共合作抗日，中共与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共同组建“牺盟会”，在山西各地发动群众抗日，组织武装自卫队、抗日游击队、各界抗日救国会及儿童团。我们参加了儿童团，唱抗日歌曲，站岗放哨，还参加了演剧活动。我们家乡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抗日气氛十分活跃，多年沉睡寂静的山村沸腾起来，一下子变成另一个样子。

不久，日本侵略者打进山西，占领太原，沿同蒲路、道清路向晋南推进。1938 年初，日军首先突破豫北国民党军防线，一路向西杀来；防守豫北的国民党第 1 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为保存实力，率领在平津抗战有功的原第 29 军一部从豫北沿黄河一直退到晋南平陆地区。我们村里顷刻间驻满了军队。这个军队大多身穿灰军服，打着裹腿，肩挂着步枪，背着大砍刀；还有一队队棕色或白色的马队，尚有几分威武。日军穷追不舍，迅速占领豫北的济源和晋南的垣曲、闻喜、运城、平陆、芮城。我们家乡处在垣曲、夏县、平陆三县交界，距垣曲仅 60 公里，本来是日军进攻的目标，或许由于这里山高林密，道路崎岖艰险，不便大军行动；或许由于日军急于要与沿同蒲路南下的部队会师，占领垣曲县城

后，便转旗沿绛（县）垣（曲）公路北上，直取晋南平原，攻占闻喜、运城、平陆、芮城。我们的家乡虽暂时避免了日军践踏，但日本的飞机飞临我们村的上空，把炸弹丢在我们村里，炸毁了房屋和炸死了牲畜。这是我们山里人第一次感到战争的威胁。从此，中条山即变成中日激烈争夺、角逐的战场。机翼上涂着太阳徽的日军飞机不断飞临我们村的上空进行侦察骚扰；几十里地外前线上的隆隆大炮声和飞机炸弹爆炸声时时传到我们耳中；有关日军奸淫烧杀种种暴行的坏消息经常传来。不论大人小孩都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深恐有一天这种灾难也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自然，我们也看到我们勤劳善良的人民为抗战奔忙的情景。他们扛着扁担，赶着牲口，不顾劳累，披星戴月地在支援着前线。他们希望防守中条山的国民党 20 万大军（老百姓称“中央军”）能在自己的支持下，抵挡住日军的进攻，保住自己的家乡免遭战争涂炭。

但是，中条山人民的希望落空了。1941 年 5 月 8 日夜，即农历 4 月 23 日晚，一场灭顶之灾，一场滔天大祸，突然降临到我们头上。白天，我们小孩还在学校读书，大人们还在田野里耕作，甚至有些乡亲还在肩扛着粮袋，赶着牲口，往前方送给养呢。大家既没有从政府和军队方面得到日军攻山的消息，又没有像以往那样听到远处的枪声炮声；可是傍晚突然传来日军打到我们村附近的消息。尽管情况异常紧迫，但善良的人们依然相信 20 万国民党大军会抵挡住日军，会保护他们的安全。直到这些军队像决堤潮水一样败退到村时，大家才明白日军真的来了，才急急忙忙携妻带子扶着老人逃离村庄，躲进山里。日军进村后，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把一个个好端端的村庄顿时变成他们杀人、放火、作乐的场所，变成人间地狱。

家乡实在没法活下去了。为了活命，许多人只好离开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故土，逃避他乡。杨圣清的父母带上他逃到河南淝阳县。段玉林虽在中条山战役前去阎锡山办的一所难民学校读书，

但他的父母也带着他的妹妹逃到澠池县。在流亡生活中，我们遭受了种种难以忍受的痛苦，特别是饥饿的痛苦。我们吃过苦涩难咽的橡子面窝窝头，也吃过有毒的蓖麻叶。我们是靠着国民党政府救济机关施舍的一些麦粥，才勉强活下来的。这样的苦难日子过了3年，又在一个麦穗发黄的5月（中条山战役发生时麦穗开始发黄），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有一股日军为策应围攻洛阳的日军，从晋南垣曲东滩渡、平陆南沟渡渡过黄河，迅速占领豫西澠池县。我们又一次看到国民党军队不堪一击的情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们返回了日伪血腥统治下的老家。这时的老家已被日伪践踏得更不成样子，家乡人的生活更是痛苦不堪。他们既要应付日伪，又要应付那些打着抗日旗号专事抢劫的国民党游击队，死亡、饥饿同样时时威胁着他们。村里的年轻人大都被日伪抓去当伪军；老年人要忍受着饥饿去给日伪修碉堡、公路。但此时，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已在中条山蓬勃发展起来，一些地方已建立起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我们村里有许多爱国青年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日伪已呈现一种惶惶不安的景象。人们从共产党八路军身上看到黑暗快到尽头，曙光正要出现。到次年6月，果然我们家乡被八路军解放，人民获得新生。

岁月如流，往事如烟。抗战胜利虽然过去半个多世纪，我们已由十几岁的孩童变为年过花甲的老人，但昔日的屈辱，昔日的苦难，昔日的抗争，依然历历在目，刻骨铭心，我们怎么也无法忘怀。

中条山军民八年抗日斗争的历史是曲折复杂的，也是光辉灿烂的，它是中华民族八年抗战光荣历史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有无数先烈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此做出牺牲和贡献。我们十分热爱这段历史，并对它具有特殊的情感。

我们都是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的，因而早就想写一本记述中条山军民八年抗战历史的书，一来缅怀先烈，二来激励自己，三来

教育后人。但由于工作繁忙，没法实现这个愿望。1991年，我们离退休后，便开始着手实现这个计划。

写历史，首先要占有大量的历史资料。我们便首先从搜集历史资料入手。历史资料是包括文字档案资料、当事人的记述和回忆材料、历史著述以及群众中流传的口述资料等。现在历史学界少数人，把档案资料、当时人的记述或回忆资料，看作是绝对正确的，不加鉴别地加以引用。我们在整理和研究这些史料的过程中，发现这些文字资料并不都是正确的，其中不少是错误和失实的。有些是作者当时所处地位和认识上的局限造成的，有的则是作者所站立场不同，出于政治需要有意加以歪曲或编造。

下面我们举几例：

例一，如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第1009页收入的《卫立煌致蒋介石密代电》，这本是一篇研究中条山战役的重要文献资料，但该代电所列举的敌我兵力对比数字和中方歼灭日军数字都严重失实，它夸大敌军力量和缩小自己力量，并编造了一个歼敌3.2万的数字。此外，该代电对中条山战役失败的原因，一些战斗的时间和地点也作了错误的记述。

其次，如陈诚所著的《八年抗战经过概要》，本是一本研究正面战场的权威著作，可该书作者对中条山战役的结果明显地作了不正确叙述。该书称：“因中条山大部山岳地区，经敌蹂躏，补给困难，不宜多留军，仍以一部留置游击区，一部渡黄河外；大部突至敌后，向敌夹攻，敌之攻势，遂至顿挫，始终不能占领中条山。”一场损兵折将、损失极其严重的失败战役，在陈诚笔下则变成一次大获全胜的会战。其实“大部突至敌后，向敌夹攻，敌之攻势，遂之顿挫”等，完全与事实不符，是天方夜谭式的神话。当时防守中条山的国民党军共有8个军，其中3个军溃逃黄河以南，5个军向敌后突围。赵世铃率第43军的残兵败将逃到沁水、阳城；

第3军和第17军在夏县、垣曲和闻喜一带山区遭敌重重包围，损失殆尽，经晋南突围者不足两团人；刘戡第93军损失虽小，但他率军经太岳根据地逃回陕西；唯武士敏率98军不足两团人突围到沁河以东，在八路军帮助下建立了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国民党的20万大军都被日军打垮了，而少数残兵败将却造成“向敌夹击”和使敌“攻势顿挫”，这不是在讲神话是什么呢！

例三，许多回忆录中错误和不实之处，更是比比皆是。如各种《文史资料》上发表的关于回忆中条山战役的文章，作者大都把第3军军部驻地和唐淮源军长牺牲地名写错，第3军军部驻地唐回被错写成桃会，唐淮源军长牺牲地尖山被写成县山，类似这样的错误很多。

由此可见文献资料、个人著述和回忆资料都不可能是绝对正确的。我们在运用这些史料时，必须持慎重态度，对它加以分析、考证。

为此，我们在搜集文字资料的同时，决定到中条山地区进行访史活动。访史的目的有三：一、凭吊中条山战场，增强对历史的直观性；二、访问亲身经历那场战争的老人和知情者，搜集更多的口述资料，以弥补文字资料的空缺和不足；三、对文字档案资料和回忆资料加以印证，对其中不实和讹传处予以匡正。

为此，从1993年到1995年，我们先后3次到中条山的夏县、垣曲和平陆3县访史。通过访史，我们获得了大量有关中条山军民八年抗战的口述资料。其中许多是我们过去闻所未闻的，也是从书本上不可能找到的。它不仅大大丰富了我们写书的内容，也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增加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感性认识。

我们虽然生在中条山，长在中条山，但由于中条山纵横数百里，横跨数县，我们足迹所到之处，还是十分有限的。因此，我们对这里的山川地貌、地理位置还不是完全了解，甚至一些过去到过的地方，也由于后来长期工作在外地，记忆模糊了。我们访

史回到中条山，再一次领略了中条山的雄伟气势和美丽的风光，进一步增加了对家乡山水的感情。我们乘车或步行在黄河岸边，见到黄河水沿着深山幽谷，汹涌澎湃、波浪滚滚地迎面流来时，马上想到李白“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诗句，顿时心潮滚滚，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我们远眺中条山的高峰蚊山、兑山、鲁山、歪头山、尖山和锥子山，它们傲然屹立，苍翠挺拔，云环雾绕，变幻无穷，显得多姿多态，马上感到心旷神怡，对祖国锦绣山河产生一种骄傲之感。我们徒步穿行在弯弯曲曲的溪水边，溪水清彻见底，山和人倒映在水中，走渴了喝一口清泉，沁人心肺，感到有无穷的诗意。我们在第二次访史时，恰逢深秋季节，又欣赏到中条山满山遍野的红叶和挂满枝头的柿子，并第一次吃到平陆县马泉沟的无核柿子，既大饱了眼福又大饱了口福。我们每到一处，看不够那里的美景，最后总是充满惜别之情，恋恋不舍地离去。历史与地理不可分割，研究历史不能不熟悉地理。熟悉了中条山的地理环境，使我们对中条山历史的认识更深层一层。

我们参观了垣曲同善镇北垛、古城关家、莘庄、平陆太寨及夏县马村和温峪等抗战遗址。抗战初期，八路军从太行敌后抗日根据地经阳城、垣曲建立了一条通往西安、延安的交通线，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领导人曾多次经这里回延安和到国统区。北垛和关家即是这条交通线上的两个重要据点，朱德、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都曾在这里住过。遗憾的是这两个抗战遗址，因地方经费困难，年久失修，显得有些破旧。莘庄和太寨是国民党南路军总指挥部所在地，卫立煌曾在这里指挥了三攻侯马和西阳河等战役；同时又在此地接待过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这些住处都设在农民的窑洞内，现在大都塌损，如果没有熟人指引，我们绝不会想到这里曾住过重要的军事机关。夏县马村和温峪曾分别是国民党军第5集团军司令部和第3军军部所在地。这两处地理位置险要，环境优美，特别是温峪有“小南京”之称。它们都在中条山抗战起过

一定作用。

我们在这次访史中，特别凭吊了昔日中条山一些作战战场。在第二次访史到垣曲时，我们从垣曲县城（新城）乘车沿绛垣公路南下，经皋落、长直到垣曲古城，这一路都是中条山昔日的作战战场。中条山战役时，日军就是沿这条公路南下，把国民党守军分割成两半，然后包围予以歼灭的。然后，我们沿济（源）垣（曲）公路向东，登上蒲掌乡的双庙岭，凭吊了西阳河战役（又称双庙战役）战场。1938年2月日军攻占晋南一些县城，卫立煌率南路军南撤至中条山一线。3月台儿庄战役发生，日军抽调晋南兵力增援徐州，晋南日军兵力减弱，卫立煌指挥南路军主力乘机进行了三次反攻侯马战役；同时由原杨虎城17路军改编的第31军团由陕西渡黄河到永济，与川军李家钰第47军一起，在地方游击队配合下，收复平陆、芮城、风陵渡、永济、临晋、虞乡、解县、禹门、河津、稷山、猗氏、万泉等城镇。徐州战役结束后，6月下旬日军再度由豫北进攻晋南，卫立煌调集李默庵第14军第83师、第85师，郭寄嶠第9军独立第5旅及赵寿山第38军第17师等部队组成东路军，在垣曲县城东西阳河一线阻挡豫北之敌。西阳河战役鏖战近1个月，虽因指挥不统一，没有全歼入侵之敌，但却给日军以重大杀伤，延缓了日军增援晋南的时间。西阳河战役与8月份第31军团进行的永济保卫战是抗战初期中条山两次较大的战役，在这两次战役中，国民党军队对抗战表现了较高的积极性。我们在这里听到许多关于85师和独立第5旅官兵英勇杀敌的故事，并亲眼观望了他们英勇战斗过的火烧岭、虎头山和四十亩坪等阵地。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在抗日将领卫立煌将军指挥下，中条山的国民党守军，虽然有一部执行反共任务对抗战消极起来，但大部仍然坚持了抗战；特别是防守中条山西线平陆、芮城地区的由杨虎城第17路军改编的第4集团军，由于受到八路军的影响以

及军中的共产党员发挥了模范作用，在对日作战中更是表现出英勇顽强的精神。1938年10月以后，日军把进攻重点放在中条山西部的平陆、芮城一带，两年时间，对第4集团军发动了11次进攻，其中最大规模的战役是1939年“三二九”、“六六”战役和1940年“四一七”战役。“六六”战役，日军集中3万多人，将第96军和第38军独立第46旅包围在平陆县城一带，第96军和独立第46旅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但他们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终于突围成功，转败为胜，粉碎了日军的围攻，从而荣获“中条山铁柱”的光荣称号，日军视第38军为中条山的“盲肠”。第4集团军获胜的原因是：战略战术灵活，把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紧密结合；紧密依靠人民群众，与当地人民密切合作；部队政治思想工作过硬，共产党员发挥了骨干作用。现在不论大陆还是台湾出版的关于正面战场的论著中几乎都不提这些战役和第4集团军，特别是第38军的功绩。一些回忆录中虽然讲到，但并没引起史学界的重视。这完全是由于国民党当局歧视“杂牌军”和我们对正面战场的研究不深入、不全面所致。1940年10月，这支被称为“中条山铁柱”的英雄部队却被蒋介石以“通共嫌疑”的罪名，调离中条山。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的失败可说与第4集团军调离中条山和蒋介石在中条山推行反共政策密切相关。现在研究中条山战役的文章和著作，大都对中条山抗战史缺乏全面、系统地研究，片面、孤立地去看中条山战役，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得出一些片面或错误结论。

对1941年中条山战役（也称“晋南会战”）的评价，现在众说纷纭，有褒者、有贬者。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到中条山的夏县、平陆等县进行了重点调查访问。经过调查访问和考证，我们认为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所提供的国民政府军“被俘约占三万五千名，遗弃尸体约四万二千名”的数字，是基本符合实际的。（注）5月7日晚日军向中条山绛垣公